

NEW
VISION

新视野旅游译丛

旅游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美) 丹尼逊·纳什 著
宗晓莲 译

By Dennison Nas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NEW
VISION

新视野旅游译丛

F590
N038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旅游人类学

(美) 丹尼逊·纳什 著
宗晓莲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2003-029 号

This edition of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by Dr Nash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sevier Ltd, The Boulevard Lane, Kidlington, OX51GB, England

Copyright © 2004 by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归云南大学出版社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人类学 / (美) 纳什 (Nash, D.) 著; 宗晓莲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书名原文: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ISBN 7-81068-571-6

I: 游... II. ①纳... ②宗... III. 旅游: 文化人类学 IV.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7796 号

书 名: 旅游人类学

作 者: [美] 丹尼逊·纳什

译 者: 宗晓莲

审 校: 张晓萍

责任编辑: 张丽华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封面设计: 汤 靖

封面制作: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宏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3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书 号: ISBN 7-81068-571-6

定 价: 25.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真: 0871-516282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旅游人类学》导读

Jafar Jafari 是在旅游界深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的主编。20 世纪 90 年代, Jafari 主编了一套“旅游社会科学丛书”,《旅游人类学》是该丛书其中第一本试图概括旅游研究中已经出现、将要出现的研究主题的书。

本书作者 Dennison Nash 是第一批加入旅游研究的人类学者,也是美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本书的九个章节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总述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三大主要概念性视角,并对它们作了描述和评论。第二部分则通过批判性分析和一系列个案研究讨论人类学研究和旅游的关系。

导言之后,作者介绍了三个视角中的第一个:从涵化和发展的视角研究旅游(第二章),以细致的论述和具体事例说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不同的潜在影响。第三章介绍了第二种研究视角:从人生过渡仪式的角度研究旅游。个人被看做不同程度的离开原有生活氛围、到达愉悦的旅游境界,然后再回到原有环境,这种变化的过程、结果与人生过渡仪式中的个人变化相似。本章还重点讨论了这一观点在个人旅游动机和行为研究中的应用。第三种视角是把旅游看做一种上层建筑(第四章),作者使用了几个概念来描述旅游的成因:人们从事旅游活动的原因似乎来自于更为基本的社会方面,换句话说,游客是一种应变量,并随着各特定的社会因数而改变(如宗教、经济)。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观点的应用,作者也概述、点评了两个旅游研究中较为著名的研究案例。

第五章“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简要评述”中,作者总结了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三种视角,并对它们进行评价。接着的三章中,作者论证了人类





学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旅游研究、旅游开发和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章节包括“政策情况”（第六章）、“向可持续旅游迈进”（第七章）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第八章）。其中第六章讨论了研究者能做些什么（协助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并帮助减轻开发带来的压力）和他们已经做了什么。第七章介绍了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阐述了它的概念、简要历史，并把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替代旅游的形式进行了讨论。第八章讨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否携手共进、如何携手共进的问题。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学的广阔思维已经并将继续对旅游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是凡以人类学观点、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旅游的都属于旅游人类学范畴。因而本书囊括了几种社会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人类学者在旅游领域中的成绩。从这一角度来看，本书读者可能相当广泛。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筹划、写作该书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些潜在读者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它包括了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同仁、他们的学生、旅游业的员工和不同文化领域中与旅游有利益关系的许多人。”

本书作者从应用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旅游和人类学。他对一些研究范式、概念性模型和研究目标的评论是很尖锐的。他对改进后的特纳派的研究方法、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当然，在人们是否有旅游的需要和愉悦的旅行对游客的影响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因而本书对广大读者会具有一定吸引力。

本书文笔流畅，易于理解，是美国一些大学的必修教材。对旅游的社会文化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也会认为这本书很有价值，值得一读。它确实是一本引人深思、给人启发的书。



前言

旅游刚刚成为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书对这一学科的探索，目的在于阐明人类学者如何研究日益明显的旅游现象和他们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今，世界上许多人都与旅游发生了联系，这使得本书的潜在读者大大增加。在筹划、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些潜在读者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包括了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同仁及其学生、旅游从业人员以及不同文化领域中与旅游有利益关系的许多人。试图涵盖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而又老生常谈或者使用太多专业术语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希望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一学科发展的初期，我就有幸加入其研究行列。我对它的热情，读者应该很快就能感受到。与学科前沿阵地相连的发现氛围和自由感觉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们这些旅游研究的先行者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位于正统学术的边缘，所有的社会约束都较松懈。这意味着比起那些以富有冒险精神而闻名的人类学学者，我们有着更多的探险机会。也许我们这些研究旅游的学者有些幼稚，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有被那种使一些人类学学者深为苦恼的悲观论调所影响。例如库珀（Kuper 1994）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举步维艰，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任何有成效的发展路线。说起以人类学为指导的旅游研究，似乎仍然是以天空为边界。同时，就像任何地方的新皈依者一样，我们通常都乐于回答有关我们领域的善意质询。

除了有幸在这一学科发展初期就加入到研究行列之外，我幸运地发现了最原生形式的旅游主体，那就是我从事研究以来一直感兴趣的外来人员的简单扩展，如移民、流放者、难民和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在当代众多的旅游者中，我一直感兴趣的外来人员适应问题可能显得并不重要，但是它





可以成为旅游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另外还有大量能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产生共鸣的问题。我选择了我所认为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感兴趣的所有或大部分问题，但是，说实在的，当我向那些对我的选择持怀疑态度的同仁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并不乐观。因而，旅游研究对我来说，远未达到智力的制高点，而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不仅仅对外来人员感兴趣的机会。当然，正是对外来人员的兴趣使我开始了旅游研究。

尽管在做旅游研究时，我非常自由，但是我也应该说一说那些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影响的人。首先，我要感谢国际旅游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的同事们。这个学会是一个多学科、跨文化的组织，相互交流是其重要特点。学会是旅游研究的最前沿阵地，它的活力在每年两次的会议以及成员的一系列出版物中得以体现。它也极大地激励了那些总不被原学科同仁认可的旅游研究者。

其次，我想感谢贾法·贾法瑞（Jafar Jafari）对我学术上的帮助和组织上的领导。他是学会的前会长，跨学科刊物《旅游研究年鉴》的主编，也是“旅游社会科学”系列丛书的主编。我的这本书也是丛书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使旅游研究赢得信誉并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贾法瑞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任何一期《年鉴》都会让人认识到他所承担的繁重工作。

我也要特别感谢人类学家、旅游学家詹姆斯·莱特（James Lett），他阅读了全书。是他提出了这本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只是简单地描述这一学科在目前状态，还是再进一步指出它将来的发展道路？当然，第二种选择意味着在描述了学科的研究状态后，作者要从庄严的奥林匹亚山顶走下来，加入到现实的争论中。读者们应不难发现我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本书写作中还得到了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生迈克尔·盖尔芬德（Michael Gelfand）的帮助，他对全文进行了评论，并教我如何更好地使用计算机。此外还得到了我度过大半学术生涯的母校的帮助，康涅狄格大学一直支持我的学术研究，给我和其他许多光荣退休的教授很大帮助，认为我们能为其学术生活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大学的多方支持，使我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

最后，本书大部分章节的结尾都有概述、评论，我要感谢这些原文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友善地提供了一些信息，帮助我评价了他们及他们

的作品。我希望他们在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能意识到自己为本书出版所做的贡献以及我深深的谢意。他们也会同意这本书代表了旅游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这样的反应将大大增加我写成本书的欢乐。

文章结尾，我想邀请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年轻学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并以应有的热情和专长从事研究。毕竟，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待于年轻一代。如果这本书为吸引这些“新鲜血液”做了点什么，我的笔耕就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录

《旅游人类学》导读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进展	3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5
从人类学视角看旅游	8
旅游人类学研究之间的交流	11
阅读指南	16
第二章 从涵化和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8
人类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9
指导范式	24
朱尔道·阿罗涅斯对米哈斯地区置宅旅游的研究	27
尼泊尔夏尔巴人登山旅游的发展	31
第三章 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37
旅游和游客	38
接触状况和游客反应	41
旅游对游客的影响	48
到土耳其旅游的希腊游客的态度变化	52
第四章 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56
旅游的特点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分配	58
上层建筑的观点	62
一些旅游上层建筑	64
格雷伯恩对日本人旅游的社会组织的研究	65
美国印第安人的美术明信片	68
第五章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简要述评	75
旅游研究:一种人类学视角	79
把旅游看做一种涵化和发展	80
把旅游看做个人经历的转换	82
把旅游看做上层建筑	84





录



迈向更广阔的图景	86
第六章 政策情况	90
佩科克马西安塔克特人的旅游开发	90
旅游活动的社会场域	93
当今世界旅游活动的社会场域	96
政策研究的应用	98
应用研究者的任务	101
应用性旅游研究的简要事例	103
马克·曼斯珀格对雅浦岛旅游影响的研究	104
杰弗里·沃尔对“温室效应”和旅游关系的研究	108
第七章 向可持续旅游迈进	113
简要历史	114
美国的环境保护	116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119
旅游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121
作为一种替代形式的生态旅游	125
巴厘岛可持续发展计划	126
*第八章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携手共进?	134
对世界本质的争论给我们什么启示?	134
应用性旅游研究的机遇和问题	138
携手共进	143
包价旅游	143
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144
游客—目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	146
促进可持续旅游的发展	147
替代性旅游的影响	148
第九章 结束语	153
今天的状况	159
展望未来	161
译后记	168

第一章 导 言

人类学者通常会把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背景中，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解释这些对象。用这种方式，一些仪式行为可以被看做人们信仰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包括了他们的历史甚至生活环境的整个生活方式。那么，说到旅游的人类学研究，首先考察它出现和发展的背景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人类学者真正意义上参与旅游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1963 年，努涅斯（Nunez 1963）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的论文。那时，旅游正在蓬勃发展，旅游业成了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后来，在许多人类学者从事调查研究的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中，旅游开始发挥日益明显的作用。最后，旅游引发了大规模的涉及社会变迁的社会接触、交往。但是，尽管它对发展中社会有巨大作用，它在当今世界、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中有重要意义，尽管它为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仍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旅游人类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旅游自身的发展速度。不可否认，对旅游的研究是有很大发展，但是似乎仍有些滞后。要解释这一现象，人类学者只有回过头来考察旅游人类学出现和发展初期的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旅游活动，例如法国某一组织提供的有偿假日、英国托马斯·库克组织的短途旅行。当时，对于许多来自中产阶级的人类学者来说，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就一个中层阶级而言，除非能带来一些“副产品”，例如使一个人得到恢复，或者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休闲仍然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甚至是有罪过的。旅游看上去与闲散有关，任何从事旅游研究的人，都认为自己会被人们看做是不严肃的。这可能是人们迟疑地加入旅游研究，





或者轻视致力于旅游研究的同仁的一个原因。

应该指出,这种反应不仅仅在人类学中存在,其他社会科学的早期研究者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地理学者好像是第一批加入到这一学科中来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只是稍早于人类学者加入这一行列。但是似乎所有的人都遭遇了一些对他们工作的不理解甚至抵制的情况。比如,以政治科学为例,马修斯和里克特(Matthews & Richter 1991: 122)说:“多年来,对旅游的学术研究被认为是轻浮的,不适合于成熟的学者。”而兰范(Lanfant 1993)在试图把国际旅游研究引入法国社会学主流遇到许多困难后,画了一幅惨淡的图画以示抗议。

人类学者对旅游缺少热情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方法有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田野工作。走入田野,收集某一特殊人群(通常是在国外)的第一手资料,几乎是人类学学科的神圣特点。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某一人群并把这些理解传递给别人。许多学生都必须成功地完成田野调查,才能继续进一步的学习。一些响亮的名字,如弗朗兹·博厄斯、布朗斯诺娃·马林诺斯基、埃德蒙·利奇、克利福德·格尔茨和玛格丽·米德是与他们的田野调查对象,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特罗布里恩岛人、克钦人、巴厘岛人、萨摩亚人等同的。在田野工作中,为了了解自己的调查对象,人类学者与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另一方面,当地的生活环境常常是艰苦的。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严肃的学者行为。然而,这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焦虑、愤怒、事故、疾病,甚至死亡是田野工作者的宿命。在国外,通常是在艰苦的地区做严肃、科学的调查,在公正地对待调查对象及其文化的基础上,对他们作客观的描述,是人类学应有的甚至是被称道的特征。这与人们对游客的普遍看法刚好相对——所有的旅行者(有些是到很远的国外地区)都被认为是只顾享受,对自己所到之地的人们至多只是表面了解,而且,也并不想真正了解。

一些人认为,游客自身就是剥削者或者是剥削势力的不明智代表。这些剥削者包括国际连锁饭店、航空公司或其他与当地人有关系的国际、国内机构等等。被指控为剥削者,对人类学家来说实在太糟糕。因此,在人类学界,研究旅游被认为是蓄意犯罪。因为它追求享受,只做表面观察,还

剥削调查对象，所有这些都远不是人类学所崇尚的。因而，为了避免这些消极反应，最好的办法是不要与可能被认为是去远方寻欢作乐的任何事情发生关系。

总结一下这些一定程度上只是猜测的解释，可以认为在人类学者和其他人的文化中，某些价值观使他们不愿从事旅游研究，并由此导致了人类学对旅游研究（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的发展缓慢。所谓的价值观，包括对工作、科学研究的性质以及人类学所追求的自身学科特征的不同看法。为了被其他人类学者、科学工作者和界外人士认真对待，学者们最好是避开这一领域。如果承认对旅游感兴趣，通常会被认为是玷污了自己甚至玷污了人类学。我们这些第一批研究旅游的人经常被如此警告。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人类学同仁和其他人对旅游研究的看法是否正确。知道这样的看法确实存在，并且确实有影响人们行为的潜力就已经足够。在这里，它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其他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人忽视了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类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类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不从事旅游研究。而且，研究旅游的学者不被认可的日子已经结束。所有现象表明，人类学已经把旅游研究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研究，如果运用的是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观点，在以前，可能要得到一些特别的许可才行。当然，这种认可也意味着旅游研究中的人类学者们终将失去从事本专业之外的研究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他们也将有机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任何研究，而不必再去考虑研究是否合法。旅游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人类学者们的兴趣，还将受到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和与很多人的对话交流的影响，这些人包括研究对象、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同仁、对旅游感兴趣的人等等。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进展

旅游研究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这一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北美和西北欧的学者们。上文已经谈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很快地被社会科学工作者或其他人所认可。70年代之前，人类学者对旅游的兴趣





并不明显,不过,丹恩等人(Dann et al 1988)指出,1974—1986年间,在旅游学的重要刊物《旅游研究年鉴》上人类学者发表了45篇旅游研究文章。贾法瑞和艾瑟(Jafari & Aaser 1988)发现70、80年代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旅游的文章增加很快,速度仅次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史密斯(Smith 1977, 1989)和德卡德特(de Kadt 1979)主编的总结性论著出版了。为政府和其他顾客做的应用性研究也开始了。人类学和其他相邻社会科学中研究旅游的详尽专题专著也出现了,本书在后文将大量谈及这些专著。《评论纪事》肯定了人类学(Crick 1989)和社会学(Cohen 1984)对旅游的研究。在一本谈论未来人类学的书中(Ahmed & Shore 1995),旅游研究占了两章。最后,在旅游人类学的发源地北美和西北欧以外的地区,一批人数不多、但在不断增加的、有人类学思维的学者加入了旅游研究。波兰语的《旅游问题》、印度语的《旅游休闲研究》、克罗地亚语的《Acta Turistica》和其他一些刊物在定期发表旅游研究的成果。一些专著也不定期出版(如 Tsartas 1992; Jurdao 1990; Kaur 1985; Singh 1989; Rajotte & Crocombe 1980),它们大多是用英文写作的。

在一些国内、国际会议如美国人类学大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上,旅游研究成为固定的议题,这是人们对旅游的兴趣日益增长的另一标志。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人类学味道很浓的组织的建立,例如马德里的世界旅游组织(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Aix - en - Provence 的 the Centre des Hautes Etudes Touristiques、伯尔尼的世界旅游研究学会(the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分布于马德里、伦敦、安大略三地的国际旅游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

很明显,尽管人类学参与旅游研究相对较晚,但是已取得很大进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过去和今天的研究倾向,可以进行一些批评性的评价,也可以做一些未来的预测。笔者写这本书就是试图与大家分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仅与同仁和学生,也与对旅游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分享这些观点。上文已谈到,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预示,对旅游感兴趣的读者应该是非常多的。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人类学者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有重叠之处，研究中他们也常借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人类学者仍然发展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些方法在上文已经提及。不可否认，在人类学界确实存在很多不同流派，他们互相争论，但我们似乎仍然能辨认出如今已经使他们统一的主流。在讨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没必要为“主流”花费太多笔墨。但读者们应该知道人类学学科内流派的多样性以及人类学者对应该如何研究、如何描述的激烈争论。（如果想知道得更多，可以参阅 Nash 1993, Borowsky 1994）

如果有人走在街上问行人，人类学是干什么的？他们可能会得到多种回答。一种肯定存在的看法是人类学家关心一些遗迹，如墨西哥城外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金字塔。另一种观点是人类学者对原始人群感兴趣。比如说，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中部的沃尔浦里人（Walpuri），他们到今天仍过着一种狩猎、采集的游迁生活。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类学者研究化石和远古人类的进化过程，例如西欧的尼安德特人。

就像那些摸象的盲人的看法一样，这些对于人类学的大众性观点，每一种都包含一丝真理，但都不全面。人类学研究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任何事情。说到旅游，可以说这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领地。社会文化人类学关注人类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互相影响的。人类学者用“文化”一词来说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一切行为。诸如旅游活动之类的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也不是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而是包含了多少已合为一体的多个体系。这些体系又是由众多相同或相异、代表着不同社会生活的倾向组成。当今世界大规模的交往和变迁以及曾经很容易区分，如今却边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融合的不同文化，使一些人类学者低估了这种一体化。但那种把文化视为特定人群的某种行为“体系”的观点，仍在影响着人类学者的研究。人们能够记住的那些著作，例如特恩布





尔 (Turnbull 1962) 对刚果俾格米人 (Pygmies) 的研究, 李 (Lee 1979) 对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昆桑人 (Kung San) 的研究, 巴思 (Barth 1961) 对伊朗南部游牧人群巴赛里 (basseri) 人的研究, 都表现了人类学者对异域人们社会生活的理解。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相提并论, 但是人类学者的研究远不止这些人。他们也开始研究自己周围的人群。比如说, 莫法特 (Moffatt 1989) 调查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大学生; 斯平德勒斯等人 (Spindlers et al 1990) 深入研究了美国人的文化; 亚当斯 (Adams 1993) 调查了美国军校学生的规范行为; 斯特拉森 (Strathern 1981)、拉波特 (Rapport 1993) 和其他人调查了英国一些山村的村民; 赫茨菲尔德 (Herzfeld 1992) 甚至调查了一些大的、非私人的政府机构的职能。还有一些对历史上和史前文化的研究, 比如华莱士 (Wallace 1978) 调查了洛克代勒, 一个以水利发展纺织的美国早期的工业山村。做史前调查的有考古学者德拉姆利 (de Lumley 1969) 对法国尼斯附近的一个直立人遗址的考察、佐纳本德等人 (Zonabend et al 1980) 在法国勃艮第地区一个山村的调查等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学的视野是非常宽广和深远的, 实际上, 它包括了所有人, 与人及其生活有关的一切都进入了人类学者的磨盘。人类学研究与人有关的一切, 而不仅仅是我们同时代的、附近的人。旅游人类学同样也是如此。

如果被问急了, 大部分人类学者都会承认, 他们受到一些基本科学规则, 如客观性、可证性等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也就是人, 向他们提出了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所不必面对的问题。为了准确,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程序通常已被规范化。一些学者 (其中也有人类学者) 认为, 人所提出的问题太大, 大得无法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许多人认为人类学是一种“软”科学, 只是苍白无力地模仿严格的自然科学。同时, 人类学中那些所谓的阐释者, 往往认为人类学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 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对人的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与自然科学, 例如分子物理学一样的方法进行。

对人进行研究时,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既有有意识的主观世界, 也有一些无意识的意图和含义。如果要完整地描述人的特点, 或揭示他们的各

种特征，我们就要理解这些意图和含义。因而，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就必须了解研究对象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完成这一理解“别人”的行为，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有些人认为对“他人”的理解是很困难的，另一些人认为是不可能达到的（见 Rosaldo 1984）。传统上，人类学者通过一边观察，一边参与实地生活的方法理解对象。同时，也要借助于自己的报告人，报告人不仅告诉人类学者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人类学者人们的想法。很显然，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受到主观事件的影响，那么，他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客观性就要有所减损，反之亦然。这就迫使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及其以后的分析中，都要实施一种微妙的平衡行为。为调查对象及其生活描绘一幅尽可能准确、全面的画面，这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对科学研究来说，一本书只是人类学者所研究的人类系列真实生活的一个部分。与其他人不同，笔者对抓取并传达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人类学者斯皮罗（Spiro 1992）在他的书中已详尽、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然而，毫无疑问，这项工作通常要克服许多其他科学工作者所不认同的困难。在《当代人类学》的一期特刊中，福克斯（Fox 1995）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启发意义的讨论。

上文已提到过，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人及其行为放到影响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这样，北美西部的肖肖尼印第安人多年来一直保持一种很小的聚落（有时只是一个核心家庭）的传统方法，可以看做是对当地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适应。当地的环境只能养活不多的野生动物和很少的可食植物。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可以看做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发达的工业化有关。人类学者是做比较研究的高手，比较的范围有时宽广得包括了整个人类。这样，肖肖尼人的小组织就可以与有着相同或不同生存方式、亲属结构、生活环境的人群组织相比较。进行这样的比较，要求形成一些跨文化并且可操作的概念、理论和思维方式。如果某一特定的亲属形式不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其他亲属形式相比较，那么它就不能深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研究。同样，说到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如果旅游现象不能置于一定的背景环境中或不能被比较，这样的研究对整个人类学的意义就不大，也可以说，对旅游研究的价值同样太小。

